

大陆游客说：你们是真正的爱国

【明慧网】“原来我们不明白，总觉得你们不爱国，你们说什么我们也不听，这两天听你讲，才觉得你们说的对，你们这么辛苦，也就是让我们真正从谎言中走出来。退党、团、队后，我才发现你们（法轮功学员）是真正的爱国。我们爱的是共产党，不是国，我们已经分不清党啊、祖国啊。我这次出国旅游没有白出来，如果不出来，怕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是发生在巴黎拉法耶特商场免税店前的一幕。法轮功学员陈女士在给身边的五、六个大陆游客讲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恶党及其团、队组织。其中一位游客三退后吐出肺腑之言。

陈女士常常从天安门自焚伪案开始讲起，手里拿着戳穿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有关照片，告诉人们：江泽民一伙为了栽赃、陷害法轮功，编导上演了“天安门自焚”那一骗局。她让大陆同胞从欺骗的谎言中走出来，顺天意而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远离邪恶。

一次头天听过真相的游客，第二天又来了。有几个已经三退的游客说，还想听听天安门“自焚”真相。一人说：“原来还以为天安门‘自焚’是真的。昨天听你讲，我们就回忆了一下，确实象你说的那样。那个王进东，脸都烧烂了，怎么头发、眉毛都好好的？”

有的说：“原来我们还觉得我们挺好的，



大陆游客在巴黎拉法耶特商场免税店边排队边看真相报

昨天听了（真相），想想，我们才觉得生活在谎言之中。再回过头来想到你们法轮功，你们是被冤枉的，被中共造谣、诬蔑的。”

还有的说：“现在中国人很可怜，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出来后，一开始我们也不想接你们的（真相）报纸，后来听你们讲，再看报纸后，我们的思维开阔了。原来说真相都不理解，通过看了报纸我才理解，什么叫真相。这个真相就是破除我们脑子里固有的东西。”◇

村民喊“法轮大法好”鼓励大法弟子

【明慧网】有一次，我正在一个村里推着自行车走着，想着今天在村子的哪头发真相资料合适，一辆黑色小轿车正从南向北开到面前的十字路口，而我正向西走。这时小轿车忽然放慢了速度，面对着我的副驾驶位置的车窗缓缓落下。一个中年男子探出头来，微笑着看着我，我说：“法轮大法好！”

我一愣，然后是一阵喜悦。

今年五月十二日晚上，我和一位大法学员结伴去农村发真相资料，九点多，我们决定在一个村子的灯火通明的十字路口贴几张真相粘贴。同伴正往一个电线杆上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粘贴时，从南边的街道上传来脚步声，我提醒同伴“快点！”

贴完后我们不慌不忙的朝东走去。已经走出很远了，忽然听到：“真、善、忍好！贴得好！真、善、忍好！贴得好！……”一遍又一遍，洪亮的声音划破寂静的夜空传得很远。

我和同伴笑了，那种感觉美妙无比！◇



黑龙江省伊春市颜廷珍遭受的残忍迫害

【明慧网】黑龙江省伊春市五营区法轮功学员颜廷珍，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在炼狱般的劳教所经历了残酷的肉体迫害和精神折磨。以下是颜廷珍自述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及遭劳教所迫害的经历。

生命之痛

我叫颜廷珍，今年四十一岁。因为贫血和在学业上过度的劳累，刚刚23岁的我就患上了很严重的贫血、冠心病，我说话发不出声音、浑身无力，写一会字就累的笔都握不住，每天上实验室的十分钟路程我需要走半个多小时，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腿软的随时要摔倒。

灵魂苏醒

一九九八年，三十八岁的姐姐突然瘫痪在床，药吃了很多，但无药可以救治。无奈之下，母亲放弃了对她的护理回家了。但两个月后，满面红光的姐姐来了，同时带来一本书，叫《转法轮》。她说她和邻居学了一种气功叫法轮功，也叫法轮佛法。还说很多患有癌症和瘫痪的病人同她一样都好了。母亲同她学了起来，一个月后，动作还没太学全呢，患有乙肝和严重风湿的母亲却好了，连风湿严重到夏天都要戴棉帽的母亲，冬天都不需要戴了。一九九九年四月中旬，在医院治病走投无路之际，求生的本能使我开始了法轮佛法的修炼，我感受到了内心从未有过的安宁。

初遇迫害

一九九九年五、六月份时，学校的保卫处开始阻止公开炼功。我被两名家人包夹（学校要求的）不得与任何人接触。还株连与我同在一校工作的姐姐、姐夫，给他们压力。慢慢地我放弃了修炼。身体又回到了原来很糟糕的状况，精神上又回到原来那种天天想自杀的痛苦之中。

从新修炼 进京上访遭绑架

在病痛与精神双重的折磨下，我于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末从新开始修炼。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除夕，

中共自导的自焚伪案在天安门上演。二月七日元宵节，踏上了去天安门证实法之路，第二天我被非法关押于天安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结果我被送到哈尔滨驻北京办事处，由东北林业大学的老师和哈尔滨市动力分局国保大队的张国芳给我接了回来。被非法关押于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拘留了三十七天，家人被动力区国保大队勒索了两千五百元。

残忍的灌食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凌晨五点，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派出所王毅等三人受动力区国保大队长张国芳指使，到我家抄家，抢走资料二十五张。我被送往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我绝食反迫害。

我被强制灌食，一天两次，我被灌了四次后，开始插鼻管，管子从鼻子里插进来，另一端在咽部，扎的喉咙很痛，咽一下吐沫都很痛，插鼻管的那个鼻孔是不通的，鼻涕一直顺着鼻管在向下淌，她们怕我拔鼻管把我的双手二十四小时绑上。

炼狱劳教所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我被强制送往臭名昭著的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在去劳教所体检时，我由于被看守所灌食迫害身体很虚弱，走了几步就心动过速，不喘气了，处于休克状态，当时我休克仰躺在万家劳教所管理科办公室走廊的地面上。一直等到下午我心脏病的症状有所缓解，见我能动了，算是把我送了进劳教所。在劳教所我遭受了蹲刑、罚站和殴打、大挂、绑铁椅等酷刑折磨。

当时我刚刚二十九岁，正是韶华之年，几个月的迫害，我的头发已花白，白了一半。被迫写了“三书”后，那种内心的痛苦，远远超过对我的身体上的残害。就在被强迫写过“三书”后，我经常间歇式的失忆，我忽然不知自己是谁，这是哪里，我又为什么来到这里？每次我都要想好长时间，才会回忆起来。几天过后，重

复出现这种状态。当我结束两年多的劳教迫害回到家中时，家人提及的很多事情我都回忆不起来、完全忘记了。从此我经常性的记不住东西。

二次劳教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午，我在双城市朋友家做客时被警察绑架。当时哈尔滨市局的警察一进门就对我们这些修心向善的修炼人喷辣椒水。我被绑架送到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并被非法劳教一年半。

二零一二年三月，我被劫持到前进劳教所关押迫害的当天，一队队长王敏用电棍电击我的手，逼迫我写下“三书”。之后强制劳动迫害，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在车间被强制劳动、糊纸盒时累得昏死了过去，我被四个人用担架抬回宿舍。

暴力殴打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晚八点，一队队长王敏将我叫到办公室，她罚我在两个办公桌中间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七点王敏欲用电棍电击我，发现电棍没电了，开始左右开弓扇我嘴巴子，我的脸顿时肿了起来，我鼻子和嘴被扇出了血。血都流到了身穿的工服的裤子上，我当时就心脏病发作、不能动了。王敏拎着我的腿，我的头在磕打着地面，将我拖到洗漱间，把所有的窗户打开，扒光我的上衣，只剩下胸罩。我实在不堪忍受这样的折磨，就用尽力气用头撞水池子上的瓷砖，昏倒在地上。她还是不断的用冷水往我头部一盆盆的泼水、从此吃啥吐啥，胆汁都吐了出来。

为抗议这种长期的随意迫害，我和近二十名大法弟子脱掉号服抵制队长王敏长期以来的迫害。在此之前，我家人找到劳教局控告王敏对我酷刑迫害时，前进劳教所副所长郝威答应再也不打人了，并许诺将我提前一个月释放，以换取家人的不再控告。可家人四月十八日如约去接人时，副所长郝威却矢口否认。最后，我不但没有提前出来，反而多加了一天劳教期。